

湖
海
文
傳

渤海文傳卷十七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說

日月東行說

錢維城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其說始於周髀家所謂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者也西漢書天文志日月東行星西轉自後祖之無異說唐一行僧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行一週日東行一度月東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於是二十八宿附天西行而爲經日月五星錯行而爲緯燦然可指數橫渠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稍遲則反徙移而右耳乃以七政東行爲至粗之論故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由蔡氏之說則以日月之進度爲其退度其於步推之法雖正相反而無礙何也進退者其名而其實所得之度數一也然天下之事皆以及爲功以進而成未有以不及爲功以退爲成者也月行速故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天而成月日行遲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一周天而成歲若日月皆西行則月退而成月日退而成歲皆積不及之數而成於理不順且由是推之五星之行其退留遲疾皆相反而填星地類其行最遲者反爲最速幾與天同體矣橫渠仲默之意蓋以日者太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當緩於日吾謂不然月未嘗速於日也天無體以日月星辰人目之所可見

據之以推測耳是體之大小非其本也其高下之相去率以數千萬里填星入天體深去地最遠熒惑去地最近日去地極遠矣而日體之大較五星以百數故在天之大且遠無有如日者月去地最近在熒惑下而月體之大不過日則月之小而近無足與日比去地遠則其行遠去地近則其行近今試立一輪於此循轆而一周循轂而一周其尺寸之多少不止數倍然則月行雖速於日十二度有奇而較之日行則遲甚矣其所行者小也月去地最近而小何也以暗虛知之地影漸遠漸小以至於無容如月者四而蝕月不能蝕熒惑則月近而小也日最遠而大何也亦以暗虛知之凡物明體小暗體大則其影漸遠漸大而漸淡以至於無明體大暗體小則其影漸遠漸小以至於無暗體與明體近則光掩今以一

錢承一燈則影大於錢明體小也以一指蔽一燈則可以暗一室暗體近也以地承日而月之望無所掩則日之大於地且倍矣以地影蝕月而容月者四則日之去地其倍于月者不可數計矣明其遠近則知月行之非速于日月行非速於日則不必以進數爲退數而歲月之成與五星之遲速皆順

左旋右旋說

段玉裁

天左旋日右旋中土謂之左旋赤道外謂之右旋中土謂之右旋赤道外謂之左旋然中土之自東而西者何以名之爲左旋自西而東者何以名之爲右旋乎吾爲正其名曰東旋西旋可也東旋者自中而東以及西也西旋者自中而西以及東也天之爲體冬至起極之下春分起極之左夏至起極之上秋分起極之右至冬至而復起極之下日則冬行北陸

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至冬而復歸北陸北陸卽極之下冬至天體所起之地也要其所行之東陸南陸西陸皆在極之下以旋極者中也惟中故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而寒暑得其中惟中故自東而西隨天以旋而晝夜得其中矣天下之道中則正正則極天樞以極名而又以北極名者因中土而名之也其實以極名之而已故自古聖人有道謂之執中亦謂之建極

六書說

江聲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云周禮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眡而可識譬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諧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

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侂事令長是也鄭康成注周禮用先鄭司農說亦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聲爲六書之名見於周禮其說詳于叔重然其所從來也遠當不始于周而始于造字之初乎曷言之說文解字序又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是固有形聲矣曰形聲相益調之字則會意轉注亦具有焉然則指事假借具有可知故曰始于造字之初也炎漢以前代有通人皆知其誼故叔重能道其詳而先鄭後鄭亦同其說學者研求其誼而反以三隅則字無不可知者矣雖然吾姑推廣言之蓋六書之中象形會意諧聲三者是其正指事轉注假借三者是其貳指事統於形轉注統於意假借統於聲何嘗乎指

事統于形也指事之說曰眡而可識譬而見意則指事者指其形也蓋依形而製字爲象形因字而生形爲指事如日月之字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故从日象其帀也月太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故外郭不𠂔象其缺也是之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也故曰依形而製字爲象形由此推之凡山水魚鳥之等實有其形而字象之者胥眡此矣若如上下之字上下本無定形置一以爲準亘亅于其上則爲上綴亅于其下則爲下斯上下之形見矣是之謂眡而可識譬而見意也故曰因字而生形爲指事由此推之如一在水下爲本一在木上爲末日出上一上爲旦日在艸中爲莫王在門中爲閤凡眡之可識譬之而意見者皆是也然指事之說猶不盡此也說文解字之中頗有言象形而實爲指事者不可殫述姑舉

一二言之如不字一在上卽以爲天象鳥之傳天而遠去管其不來下之形則不可之意見至字一在下卽以爲地象鳥之尾翼向上而首箸地眠其下集之形則來至之意可識又如垂者艸木花葉垂也下垂之形見焉之數字者叔重皆云象形顧其形皆由意造亦因字而生者故曰實爲指事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之中凡有象形字者或爲象形或爲指事以意求之皆可知矣指事統于形此之謂也曰轉注統于意何謂也轉注之說曰同意相受則轉注者轉其意也蓋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爲會意取一意以概數字者爲轉注春秋左氏曰止戈爲武穀梁子曰人言爲信故武信爲會意武信之外如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韓非曰背公爲公遂安說亡人爲侮以及皿蟲爲蠱夙夕爲夙曰辰爲農之等皆合兩字而

成誼者也亦有合三字爲誼者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是也皆所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者是爲會意言會合其意也轉注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茲之注卽如考老之字老屬會意也人老則鬚髮變白故老从人毛匕此亦合三字爲誼者也立老字以爲部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耋壽耄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槩數字所謂同意相受叔重但言考者舉一以例其餘爾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卽建類也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倍之首卽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此皆轉注之說也曰假借統于聲何謂也假借之說曰依聲侂事則假借者循聲而借也蓋齟齬聲者定厥所从而後

配以聲聲在字後者也假借則取彼成文而卽仍其聲聲在字先者也如江河皆水名故皆从水从水非聲也是所謂以事爲名卽轉注之同意相受也配以工可乃得聲爾江古紅反故曰工聲古或以可爲何合戈反故河得可聲是以配合之字爲聲所謂取譬相成也故曰聲在字後由此推之凡說文解字所云某聲某省聲某亦聲之等胥準諸此矣至若假借之令長令者縣令也假諸號令長者官長也借取修長是卽仍所借字之聲所謂依聲侂事也故曰聲在字先說文解字止云令發號也長久遠也其借誼則俱未之及蓋假借壹書爲誼極蕃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除本誼之外皆假借也學者誦習藝文行將具曉叔重故不具解然亦間有解如朋來韋西諸字是也說文解字云朋古文鳳象形朋飛羣鳥

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又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麋一來二
夆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又云韋相背也从
卅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又云
鬪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西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此
皆假借之說也凡此六者古人造字之指具在于斯許冲有
言曰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指謂此六書也盧植云古文科
斗近于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言文字之爲實學而慙
其詘抑也然則東漢之季自諸大儒而外從事于斯者固已
尠焉爰及魏晉其學益微唐宋而下無有識字者矣其孰能
知之哉卽有一二考古之士求其解而不得不自咎其不達
古人之意反怪古人之不合于已而疑其誤不亦異乎甚者
如鄭樵之論謂說文止得象形諧聲二書蓋六書失其四於

戲何謬妄之至於斯也聲竊幸微言之尙存患末學之誤解爲之講明其說豈敢自許爲識字哉庶俾後之學者有所據依以爲稽古之階云爾

華嚴字母說

丁杰

南昌城南有小洲曰螺墩墩有小菴曰某某庚戌八月余偕同人往遊其地沙彌延入室案有禪門日誦余指華嚴字母令作梵音諷之沙彌不甚識字又不解作梵音余亟止其讀語同遊者曰華嚴字母余未知其條理然嘗究心於此矣橫讀之四十二字字母也縱讀之十四字韻部也隋書經籍志云婆羅門書一卷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則此與華嚴經本別行後人散入華嚴而單行之本亡遂以華嚴字母

名之亦猶玉篇後附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廣韻
後附雙聲韻法辨字五音法辨十四聲例法非玉篇廣韻所
本有也今以廣韻平聲五十七部配之阿者歌戈麻也快者
陽唐也翰者庚清青蒸登也翁者東冬鐘也烏者魚虞模也
煙者宵肴豪也哀者皆咍也醫者脂微齊也因者真諄文殷
魂痕先也安者元寒桓山仙也音者侵也諳者覃鹽咸也謳
者尤侯也混庚清青與蒸登爲一是劉淵并證證於徑陰時
夫并拯等於迴之所祖合麻於歌戈者其音視隋唐間稍斂
不合於魚虞模者視周秦間稍侈也不別出江韻者古時江
韻之字音與東冬鐘本無別也以切韻指南十六攝配之阿
者果假也快者宕也翰者梗曾也翁者通也烏者遇也煙者
效也哀者蟹也醫者止蟹也因者臻也安者山也音者深也諳

者咸也謳者流也混梗與曾爲一是四聲等子之所祖不若切韻指南之分而爲二也四聲等子又混江宕二攝爲一則宋元間人不知古音隋唐以前人皆不誤也以曲家收音配之則阿烏爐哀醫謳者喉也伙幹翁者鼻也因安者齶也音諳者脣也由阿至謳凡十三字末復綴以阿者反切家有歸母之法亦如樂家之起調畢曲也以守溫三十六母配之阿者影也多哆者端也波者幫也左者精也那者泥也邏者來也拖陲者定也婆婆者並也茶者澄也沙瑟吒奢室左者審也嚙者微也也娑者喻也迦者見也娑鎖沙多娑麼綰娑頗娑迦者心也麼者明也伽伽者羣也他者透也社者禪也佉者溪也又車者穿也壤者日也曷羅多者匣也訶婆者曉也吒者知也擎者孃也佗者轍也以阿爲第一者首喉音也缺

者十母疑清從邪照牀滂非敷奉也重者十六羣端穿竝喻各二定三審四心七也其缺其重不能盡知其故也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造書凡有三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今按國朝滿洲字直下而左行回回字右行不直下婆羅門書橫讀則母異韻同琅然可聽散入華嚴經各卷中卷或三母或四母則有縱無橫韻異而聲不諧母同而口易踣不可解也平聲舒長上聲短促梵唄宜于舒長不利短促而華嚴刊本故於母位切作上聲以上聲之母領平聲之子似乎乖戾亦不可解也聞者稱善沙彌目瞪口呆弗省所謂也余嘗哂歐九不解字母等韻之學強爲僧鑒聿序韻總而談之不暇不兩

能我則異於是一物不知以爲己恥而所遇緇流其質質乃更甚於余浙西之僧讀字母不知二合三合止切一字之音而仍作二字三字讀之余幼年心知其非未能正其誤也旣壯遊京師一日步至法源寺寺僧誦華嚴唱字母余諦聽之有音無字者不能尋繹上下左右而得其音遇二合字則縱讀兩行三合字則縱讀三行其誤更甚于浙僧余教之曰急讀瑟吒兩字可得一字之音急讀尸張兩字亦可得一字之音瑟尸等字同母也吒張等字同韻也上聲下韻釋家反切舊法也三合如揭攤多元郎當亦然如分行讀之則也娑之下以亦字爲引聲者凡十有二重疊呼之氣旣易竭數亦易忘極不便也寺僧勃然怒詰余曰觀音等字知字之若干斤若干兩公知之否也余曰觀音等字分字音爲四等一等洪

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如切韻指南山攝開口呼
寒韻之干刊一也山韻之間慳二也仙韻之甄愆三也先韻
之堅牽四也若五藏錯銖之例字母家特借難經之言不可
泥其辭而失其意牙配肝舌配心脣配腎齒配肺喉配脾云
四斤四兩屬牙肝者見見溪羣疑之爲牙音也心重十二兩
舌間者見端透定泥之爲舌頭音知澈澄孃之爲舌上音也
脣腎一斤零一兩者見幫滂並明之爲重脣音非敷奉微之
爲輕脣音也据難經則腎重一斤二兩非零一兩也云三斤
三兩肺中編者見精清從心邪之爲齒頭音照穿牀審禪之
爲正齒音也二斤十四喉脾類者見曉匣影喻之爲喉音也
据難經則脾重二斤十一兩非十四兩也云六兩半心微半
連者見來之爲半舌音日肺一斤九兩半者見日之爲半齒

音也等子言縱有四等也五藏鎰銖言橫有七音也各不相蒙也寺僧理屈復作遁辭曰前人有言一經重一斤此等子之說也余又曰此漢書律歷志衡權之說也易六十四卦卦六爻是三百八十四爻者易也衡權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是三百八十四銖者斤也以銖象爻以斤象易故云易重一斤非他經亦重一斤也若參同契下篇所云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者又非漢志之說魏伯陽月體納甲以震兌乾巽艮坤分主一月每卦得五日故上篇云八日兌受下上弦平如繩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自十六至二十三亦八月也故下篇云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申明納甲之說也亦皆與觀音等子遠不相涉也嗚呼字母等韻釋子專門之學也今

亦失其傳宜乎儒者之棄置不講也浙僧能闕疑燕僧不服
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江右之僧也歸而記之以質通人
庶幾不虛此遊也同遊者某縣某人某縣某人也晦前一日

五聲說

段玉裁

徵羽宮商角五聲生於人心散見於物類生於人心者古今
遞變獨物類之聲不變古人逆知後世聲音之道之將變而
離其宗也於是舉物類之聲示斯人審音之道欲以留天地
之元音于不泯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
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窟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古人自六律之外所以示斯人審音之
道蓋盡于此雖斯人之徒剛柔輕重遲速之不同而在審音
之君子隨物而得其一聲之正不卽可盡得天下五聲之正

乎且管子之辭駭與徵韻卽齒聲屬徵野與羽韻卽唇聲屬羽中與宮韻卽喉聲屬宮羊與商韻卽牙聲屬商清與鳴韻卽舌聲屬角以管子聽五聲之道參之以有韻之辭可與言音并可與言樂而又何文字之五聲之不可辨耶特文字之五聲存乎誦讀之間而誦讀之聲隨時與地而變遷則天地之元音已幾于盡失後之論五聲者乃欲執已變之五聲以論五聲何也卽如管子駭與徵韻駭應讀若溪故爲齒聲今讀喉楷切則由齒而變爲牙聲是徵商亂矣野與羽韻野應讀若與故爲唇聲今讀羊者切則由唇而變爲牙聲是羽商亂矣五聲之變遷大類如此綜其弊病固自秦漢厯至魏晉宋齊其聲泛濫衍溢而無所底止時則有若李登呂靜沈約等作韻書以閑之并爲四聲以界之未始非救時之苦心凡

所著述又未始不命以五聲然大半出於已變之五聲矣又況唐宋間字母等說之紛紛議論乎哉夫當韻學蜂起之餘而欲考古初文字之五聲實難得其說然四聲初分之時猶有知五聲之說者沈約書不傳廣韻一書爲陸法言撰本其卷末辨字五音法殊爲近之但不知其爲法言之說抑爲他人之說一脣聲并餅二舌聲靈厯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剛各其珍字在十七真韻爲角聲而列之徵聲者其字從彡說文彡部鬣字註云或從彡真聲兩部鬣字註云真聲讀若資彡真聲同則皆讀若資而爲徵聲明矣其所載辨四聲十四聲諸法大約皆唐宋之說能溯而上之輿語言文字皆向說文等書以求之則古初之五聲可得其大畧而其已變者可不待辨矣

錢塘

聲有五而清濁具益爲七而正變參律有十二而長短賅判爲二十四而倍半畢經以律緯以聲還宮之法生焉律各爲宮宮各生律所生者或四或六故有六十與八十四五與七之別也宮爲月律六十八十四爲日律月律歲而復日律六十日而復亦四百二十日而復故六十律歲六復八十四聲一歲六十日而後復八十四聲何以歲不復聲當日律當辰律五復日七復而後律與日辰俱復也六十律辰一而日一八十四聲辰一而日五古六十而周八十四周道大備矣月律周與古同而異古逆而周順從其月之宮第之前月之宮以六後月之宮以八六逆而八順相生之數耳日律六十律從戊子始八十四聲從甲子始太史公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六

十律也戊子爲黃鐘之宮宮數五五生九九生八八生七七生
六從五上之九而究則所生也故曰上九揚子雲云甲巳之數
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謂此矣六十律黃鐘爲五子
五子爲五聲故淮南以甲子爲中呂之徵丙子爲夾鐘之羽戊
子爲黃鐘之宮庚子爲無射之商壬子爲夷則之角然則十一
律可知八十四聲始甲子一復而始戊子再復而始壬子三復
而始丙子四復而始庚子至五復則周矣五子皆黃鐘之宮也
洽州鳩曰武王伐殷以癸亥之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
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夷則者庚
申也爲宮中呂其羽庚申二月朔癸亥之日布陳羽日也元枵
爲辰而在戌上則夷則臨鶉火鶉火有周之分野也故長夷則
羽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坤之野甲子昧爽

中宮爲羽則黃鐘爲角坤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故以宮布戎
角爲木周德也以爲宮宮則君矣律未復而日復不長夷則
而長黃鐘示與天下更始也月律中呂爲巳日律何以爲亥
月衝也月主宮日則否陰律月爲倍日爲半故日衝月倍半
易位也日衝月亦月衝日三統厯林鐘未之衝丑爲地統以
此蕤賓夷則無射何以有上下生之不同曰宮從上餘從下
雖黃鐘大族姑洗亦然倍半使之正律上生爲倍半律上生
爲半正者倍之半半者正之半也正從正生倍半不從正生
大呂夾鐘中呂倍爲宮林鐘南呂應鐘正爲宮生之者角與
變徵也則有正有半古律惟有十二名京房益以四十八然
黃鐘半律非執始也古中呂生黃鐘揚子雲云中則陽始應
則陰生中與應皆元首也曰中曰應非卽中呂應鐘乎奚以

四十八爲

湖海文傳卷十七

湖海文傳卷十八

青浦王 翹德甫輯

說原

廣師說贈蔣清容

王太岳

道藝相授之謂師經傳所稱莫有易也漢世士大夫以風義相高於其府主舉主並執在三之節蓋隱在兼君師之義唐以來尤以進士爲榮選一受知于其門則恩禮加備至於子孫不改而其後遞相增崇遂乃儼然歸以師號稍非古矣然貢舉之與辟召厥義維均而進士獨以文章投分於道藝之事爲近而其相砥礪者亦且未有已則於古者師弟子之義若小乖而終以大合歸以顯號也亦宜蔣子清容奇俊之士而嘗謬以某爲師始某見其詩於張素邨齋壁甚工後五年

得其文於禮闈甚奇已而識其人於涂太常邸第甚喜而蔣子已盛服懷刺欵門來謁升堂再拜跽而納贄至于今十年矣周旋酬接及見於文字論議藹然古師弟子之義雖遠而不廢既久而彌勤也夫以子之才地雄麗閎肆至爲時俗所驚怪某無氣力以相振拔無道德以相增長此所謂爲衆人師且不敢者其敢抗顏於子之左右哉珠璧重寶之愛炫其前而禮讓愧恥之心處其後固宜其貪而不能割矣雖然若蔣子者可謂不苟矣彼其心固非以名號相崇奉而誠有意於道業勤勤焉期以相砥礪者雖終其身不倦而某五十無聞顧猶好言論爲文章以勸進于古人之道又喜推獎氣類與一時賢傑陳義考德雖處外遠不忘斯義蓋古人後感恩而先知已所謂不待成身而後拜賜者蔣子之義也學問之

事彼此相長子不有得則我得之所謂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者某之所執也果如是則雖抗顏于蔣子之前亦不足怪今蔣子已自致雲霄儼然據史席搯著作之柄無奔走拂鬱之事以亂其心則其于所謂道藝者誠將與相砥礪而未有已也某誠感其執義之篤故作廣師說貽之既以自解又以勉蔣子若乃規趨形勢推引名聲某之闇昧誠不及此抑蔣子既羞之矣

昏說

夏之馨

昏禮者人倫之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古之人六禮必備而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禮重非以賄重也自晉宋以下不求淑德專尙門第至唐而尤甚太宗詔釐革卒未遵行其後高門貴姓嫁女

娶婦資財非百萬義在不行至有終身廢嫁娶禮者嗚呼何其愚也司馬溫公有言凡議婚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若何勿苟慕富貴范文正公爲子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我家素清儉羅綺豈幃幔之物耶持至當火於庭此皆先哲之嘉言淑行可爲鑒戒者也今之尙賄者則異是將擇婦必問資裝之厚薄苟厚矣婦雖不德亦安以就之將嫁女必問聘財之豐嗇苟豐矣婿雖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所謂市井駟僧之不若者豈可施之士大夫之婚姻哉夫人當嫁娶之年正血氣未定之日此如素絲然隨所染焉者也今乃示之以侈導之以淫長之以傲縱之以驕而欲上承宗廟下啟後世可乎不可乎慾不節則夭折萌中不固則德器壞古之人固不如是也納采以雁問名以定所

生納吉以下納徵以幣請期以信時日合昏以匏以崇質其於婦也贊見以成禮饋特豚以明順饗以一獻以著代奠菜以習婦事示之儉導之正厲之勤抑之以謙卑孫順是故家室和平天折不作而後嗣長也以古若彼以今若此有識者宜何從歟抑又聞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則置酒高會而澆弛無行之徒沉湎喧呶甚且以媒嬪之詞相軋以爲笑樂此又俗尙之偷有力者宜亟挽之也

儉說

韋協夢

世有澹泊甯靜取與必嚴硜硜以自守者曰吾儉也吾知其爲儉也有委瑣齷齪出納之吝卑卑不足數者曰吾儉也其果爲儉乎否乎舜曰克儉於家左氏曰儉德之共也蕭何曰

使後世賢師吾儉自古唐虞三代兩漢羣聖賢所以交相勸勉而閑有家者莫不本之於儉蓋能儉而後可砥行立名能儉而後可正色率下未有汰侈成風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身修而家道正者也後世浮靡相尙踵事增華見有安靜悃悃之人輒相與竊笑之曰此固也野也殆鄙吝之心生者也至若家擁厚貲封殖自娛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甚至期功強近之親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坐聽其困窮而不顧此向所爲鄙吝人也則又恬不爲怪假儉之名以爲藏身之固君子之儉固如是乎昔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而鄰里鄉黨中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彼囂囂然自託于儉者果若是其班乎否耶嗟乎彼嚮于已而不嚮于人謂之儉嚮于人而不嚮于已謂之吝吾竊怪夫世之儉者羣目之曰吝而吝

者則又自詡爲儉儉與吝之澹然而莫辨也作儉說

味經窩說

陳祖范

秦子樹澧名其讀書之室曰味經窩有旨哉味之爲言也彼飽食廢學者置不論或窮日力於諸子百家苟以詞章記誦爲能而未聞乎道者譬之如饗人子美藜藿而不識粱肉者也否則如屠沽兒孺染餽飣快得一飽者也又否則爽口嗜奇虛慕猩脣豹胎之美而反遺夫五穀六牲也是烏知正味哉味之正者淡而彌旨久而不厭不隨時而新故者六經是也然而不味則其味亦不出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夫通其大義可程以三年若致其尋味之功豈復年所可限哉終吾身而已矣子曰時習曰溫故味之謂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味之謂也朱子取杜元凱之言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得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味之謂也抑更有進焉
者陳其簡編多其往復腹實而心虛博綜而約取闡解而明
辨用力如是則既勤矣然言及之而經存言不及而經亡心
在焉而經存心不在而經又亡分窮理與躬行爲二候判經
義與治事爲兩途經與我尙離而二之也日食五穀而腸胃
不消息血氣不流行則食而弗肥是名爲經筵云爾必也日
用動靜應事接物造次顛沛無適而不與經遇無往而不覺
其有味焉充然其自得亦歎乎其不自足故曰終吾身而已
矣樹澧有志味經當已深喜此味尊人南沙先生立說以詔
之猶含飴而哺之也同學蔡宸錫輩相與造堂而嚼齧斟酌
飽滿以遂厥性樂乎哉天下之至味盡在是矣諸子百家之

書喙鳴而角立等於楂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于口者樹灋已一切吐而棄之不足以易吾之經者也

鵠聖書齋說

王元啟

王君某有別業在萬安其子景明亟來請余爲其書齋之名余取龜山楊氏語名之曰鵠聖而爲之說曰學以聖人爲師猶射者必棲鵠於侯以爲之的鵠立而矢赴之其有遠近中否之不同則視其巧力之優絀而已世徒見秦漢以降其能著書以自見於後者不必悉合乎聖而不害爲能言之士遂若孔孟以外別設一區足以爲吾藏身之所不知能言之士如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倫以及唐之韓李宋之歐曾皆日夜殫精畢智以求入乎聖人之道而時有舛誤則固其困于學識之有蔽與其才力之所不逮而非其有意背聖而

馳也而遂謂學固不必悉衷諸聖賢是何異養由旣歿不復有柳葉百步之能遂率意彎空仰射侈然自謂我能支左而屈右焉其於射也豈有當乎荀子曰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無不可以相及善學者能以聖爲鵠則亦或偏或全或過或不及無不可幾于有成蓋此固知止之學也非然者文與道吾恐其兩無當耳抑此言也龜山先生蓋常道之先生從遊程子之門世知其於閩有倡道之功然其所著詩歌古文辭具在自南宋至今六百餘年邑中不乏穎異之士卒未見有能及之者夫文與道之不能離而爲二也好學者必有深信余言之不妄者矣

伐蛟說

陳宏謀

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伐者何除民害也先王之愛民

也至而衛民也周凡妖鳥猛獸之屬無不設官以治之蛟之爲害尤酷故聲其罪而致其討又著之爲令以詔後世也往在江南蛟患時聞廣原深谷之間大率數載一發其最甚者宣城石峽山一日發二十餘處六安州本地水高數丈也江西纓山帶湖本蛟龍所窟宅旌陽遺跡其來尙矣近世出蛟之事在元一見于新建在明一見于甯州再見於瑞州三見于廬山四見于五老峰五見于太平宮 國朝一見于永甯皆紀在祥異志彰彰可攷余來撫之次年適興國等處蛟水大發漂沒我田禾蕩折我廬舍盡焉心傷思所以案驗而剪除之未得其要領也書院主講梁先生博物君子出一編示予言蛟之情狀與所以戢之之法甚詳且核有土色之可辨有光氣之可矚有聲音之可聽其鎮之也有具其驅之也有

方循是則蛟雖暴不難剪除矣云晉太元中司馬軌之善射
雉將媒下翳此媒屢雉野敵遙應試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
半身後故是蛇又武庫中忽有雉人咸怪之司空張華曰必
蛇妖所作搜括之果得蛇蛻由是觀之蛇雉之變常易位其
交而生蛟尙何疑也哉易離爲雉南方火猛烈故雉性精剛
而姦悍爾雅以爲絕有力奮者蛟起之暴正胎其氣也禽經
云雉交不再化書云雉不再合儀禮注謂雉交有時彼亦各
有取爾矣至詩刺衛宣姜之淫亂則曰有鷩雉鳴謂雌雉也
又曰雉鳴求其牡者豈非求非其類而與之交歟詩人之言
雉蛇之明驗也蓋物感變化有未可以常理推者大約雄鳴
上風雌鳴下風眸運而物化悉陰陽之偏氣所孕結其爲迹
也怪斯其爲害也亦大古聖王知其然故於季夏有命漁師

伐蛟之令季夏正蛟出之時先時伐之著在月令補救之要
務也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而伐之方法箋疏無聞
歷來郡邑以水災告者蛟害常過半賢長吏亦無如何申請
賑恤而已蓋山叟撫掌稱快且爲之印証其說曰月令季夏
夏正之六月也今言蛟之出在夏末秋初其可信一也志稱
宏治十七年廬山鳴經三日雷電大雨蛟四出今言蛟漸起
地聲響漸大候雷雨卽出知向所謂山鳴乃蛟鳴也其可信
二也許旌陽之鎮蛟以鐵柱今言蛟畏鐵其可信三也兵法
潛師曰侵聲罪曰伐今震之以金鼓燭之以火光如雷如霆
儼若六師之致討與伐之義正相合其可信四也夫以蛟之
不難制若此而數千百年來罕有言之者蓋田夫野老知而
不能言文人學士鄙其事而以爲不足言司牧之官又鞅掌

於簿書而不暇致詳也一旦橫流致暴然後開倉廩以振恤之則已晚矣予故亟錄其說廣爲刊布且懸示賞格有掘得耆官給銀十兩使僻遠鄉村轉相傳說人人屬耳目注精神先時而偵候臨事而周防庶幾大害可除此邦之人永蒙其福而他省之有蛟患者皆可踵而行之幸無以爲不急之迂說也梁先生考據極博悉聞者不盡曉茲撮舉其徵驗攻治之法別錄于左以便觀覽焉

一徵驗之法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間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于地聞雷聲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于泉積數十年氣候已足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亦有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冲於霄卵既成形聞雷聲自泉間漸起

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遠鳴似秋蟬
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
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卽出
一攻治之法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
其地圍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于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
觀其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卽得大如二斛幾預以
不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又蛟
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燈可以辟蛟夏月田
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起而作波但疊鼓鳴鉦多
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以上諸說皆得之經歷之故老鑿
鑿有據者也

蠶神說

馮浩

農桑爲民生衣食之原萬古並重制皆肇於五帝之世炎帝
始教農故號神農氏蜡祭始焉神農氏世衰黃帝軒轅氏代
之蠶事乃興黃帝娶西陵女爲正妃是爲嫫祖黃帝造書契
服冕垂衣令伶倫作律築宮室作舟車及夫素問陰符創制
鴻大其於蠶也正史未詳內傳曰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
稱織維之功蠶神伊何人也史本紀黃帝淳化鳥獸蟲蛾爾
雅蠶桑繭條列蠶類以所食葉異名又蛾羅卽蠶蛾是蠶蛹
變者大戴禮食桑者有絲而蛾豈蠶在蟲類中始化而未盛
不專蓄之乎蠶必有神周禮天官內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
婦始蠶夏官禁原蠶鄭氏注云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
月直大火則浴其種疏云辰則大火房爲天駟故云辰爲馬
天駟之兼主蠶昭昭矣後漢書禮儀志祠先蠶注引漢舊儀

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不言其始何時也北齊

祠先蠶黃帝於蠶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後周制皇后至蠶

所親祭奠先蠶西陵氏夫蠶肇自軒轅蠶織婦人之事意必

正妃主之尊為先蠶實宜云云帝周游行時嫫祖死於道帝祭

之以為祖神因以嫫母為方相氏語周不經然何無西陵蠶

事之語又漢書臨江王傳註曰昔黃帝之子嫫祖好遠游而

死于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是繫與嫫別手與妃殊但專祀

乃誤附為一與皇帝他書引之作黃帝今贅辨之西陵故后親奠禮畢降壇令二嬪為亞獻因而躬桑其時宜

不更祀黃帝歟抑兩有祀歟唐宋祀先農以后稷配猶蜡祭

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蠶亦何不可配不知祭西陵氏時苑窳

寓氏二神得從祀或竟廢歟黃帝曾孫帝嚳高辛之世有馬

皮卷女飛棲桑樹女化為蠶食葉吐絲成繭衣被人間宮觀

塑女子像披馬衣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此事傳記多見而

搜神謂舊說太古之時似更在高辛前且謂女於大樹枝間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是百姓競種之似更曲爲之說矣今俗間有大姑二姑三姑值年把蠶之說其來亦久不知實始何時抑不知浙中獨有抑諸處同然古禮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于蠶室後世皇后親桑女尙書執筐爲左女尙衣執鉤居右蠶母在後蠶母取民妻爲之今雇村婦善育蠶者助忙呼之爲蠶娘猶其義也大姑二姑三姑或因古禮而沿襲致訛取年時附會之歟搜神記亦載苑窳寓氏二神謂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愚乃又疑二神并馬娘則爲三豈年遠滋訛遂妄合而次序之歟宋元豐時以先蠶爲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炊一例斥唐月令天駟爲先蠶之非

愚以農丈人一星爲老農主穡天駟奚不可比例兼主蠶耶
特天星與作者之聖迴別謂其主蠶可謂爲先蠶固不協耳
方今

聖皇壽考久道化成軫念民依不懈益虔以浙江蠶桑與稼
穡並重 特旨垂詢大吏仰承 德意尋討舊蹟杭州有機
龍王廟機戶所奉實祀軒轅黃帝鄉民亦於此祈蠶官不與
知今敬詣廟瞻禮隨于後殿敬設先蠶神牌率屬恭祭自三
月下旬天氣晴和蠶桑茂育杭嘉湖三府可普冀豐收據實
陳奏遂奉 詔旨浙省杭嘉湖三府比戶飼蠶以資生業允
宜恭祀先蠶事崇昭報每年官爲致祭載入祀典并 御書
扁二懸軒轅黃帝廟及先蠶後殿猗歟盛哉古未備而今始
全典旣昭而名不黷從此先蠶得與先農永永並歆歲祀福

佑兆民朝家制禮斯爲盡善矣愚竊以蜡祭有八凡有功農
事者大小弗遺則凡有功蠶事者皆可同修享報軒轅廟後
殿之神黃帝正妃當之矣或者別建一廟附以苑窳寓氏二
神及馬頭娘庶蠶神咸秩且別築一壇奉天駟星亦豈煩褻
哉祀典統以先蠶有司敬其禋祀而民間所私祀者固聽其
從俗也因詳考紀志而彙識之俾民衆共曉兼備當事者之
籌議焉

商周銅器說

阮元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
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
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兼楷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
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

錄鐘鼎尊彝敦槃戈劔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
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
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
藏禮故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
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於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
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於祭祀飲射
則見德功之美勲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實用之
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
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
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
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
用之於奢僭奇袤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

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鎛不爲奢此古聖王之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玉圭圖說

武億

玉圭一具賈客某得自孟津一土人而不識其名器因相詫爲赤刀欲以居奇予姪嘉淳目其異也請予倍償之值構獲藏于家今按之圭質水蒼色首中起剡旁左右起剡身中起鄂旁左右起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爲邸邸上穿孔一邸末開如渠齒三渠齒悉爲邊稜其長短厚薄蓋依今木經尺推量左剡長二寸二分右剡長二寸左剡下微如

弓背長七寸五分左剡下少絀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上左右剡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攷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剡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圓絀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剡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大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于世者此爲最古然尙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于圭之形製左右各爲剡而已更無圖所謂邸與孔耆玉人天子圭中必註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繹

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卽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
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
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頭皆有孔恐不可爲訓當如此圭
爲一孔于約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註鄭司農云于中央
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
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僞而同邸王人註邸
本也共圭璧注圭其邸爲璧璋邸射注璋有邸而射是兩圭
四圭及半圭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
以隅反也凡物之邸必在下所以爲持也凡圭如九寸七寸
並以兩手執之其餘圭身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今爲圖
者概不及此此其疏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爲細文
十其諸圻鄂瑑起之意與渠箇三或亦縹藉采就所束約于

此與古製疑昧世人率憑臆測至其拘曲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附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爲據依魏太和鑿背之犧出始知康成氏讀犧尊爲娑取訓於鳳凰毛羽娑娑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粟以之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舊圖爲四穀葉莖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此圭之出足爲資証疑舛俾三代典器復明于世豈不益可珍也與因摹其圖如右覓工鐫諸石用是以資世人易于尋覽而并俟通儒更爲之審正是予之志所存也

晦之字說

錢大昕

吾弟大昭更其字曰晦之請予爲之說且告曰古之爲字所以表德也人之材質剛柔靜躁不能無偏善學者能救其偏而復于中名之於字也亦然有以相承爲義者由之字路啟

之字開是也有以相反爲義者多之字斂黑之字皆是也唐
宋大儒如昌黎考亭之字皆若慊然不自足於其名而欲斂
退以藏其用者古人之不務夸如此今吾名大昭而字以宏
士吾懼其近于夸也故更之予曰甚矣晦之之善學也學以
明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因其所知及其
所不知雖晦明也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久之遂以爲無不知
雖明晦也揚子雲之擬易論語王介甫之新經義字說皆以
古聖賢自待矣後之人亦嘗許之否乎夫一人一家之書豈
足以盡天下之理而欲強天下之人從已自信愈堅而其蔽
愈甚向之所夸者適足以滋謗爾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豐
之卦內明外動恃一己之智以爲天下莫已若而動而多悔
人所共見已莫之見焉此未知用晦之義也晦之勉乎哉有

晝無夜百物奚以生有朔無晦歲功奚以成有作無息人心
奚以膏水自以爲無滓而泥沙點之鏡自以爲無欺而塵埃
掩之勿逐物而汶汶勿墮行於冥冥亟返我樸善藏爾名晦
之曰有是哉請述以爲座右之銘

原士

袁枚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
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
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
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
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
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
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

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座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萊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于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旣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旣曰士其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于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旣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則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人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下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于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旣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歎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艷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

亦奚以祝爲予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原氣上

韋協夢

盈天地之間者皆氣也在上日月星辰非氣無以繫在下草木禽獸非氣無以育人身一小天地顯而爲視聽言動隱而爲心思智慮莫不有氣以迴斡管攝于其間而人以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是氣也受之于天賦之于命養之于學以之立德則知仁聖義以之立功則忠孝節廉以之立言則詩書禮樂無所往而不詣其極然又非窈冥昏默懸而無薄之謂也蓋實有是氣乃實有是養何以養氣曰養心而已何以養心曰養心之體與用而已矣大學曰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誠意者
心之體也致知格物者心之用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無極而太極者心
之體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者心之用也必有以洞悉乎天
下之事而了然無所疑必有以深明乎萬事之理而豁然無
所礙然後何思何慮寂然不動若星有北辰若射有正鵠安
其所而爲百骸之主此心之所以養也心養而氣自養也孟
子之論不動心也曰知言曰養氣知言是不動心工夫養氣
是不動心根由氣不養心不能不動心不養氣亦不能浩然
是二是一有名目無次第也儒者之養心曰思不出其位曰
心爲太極曰心要在腔子裏凡以宅吾心于至靜而不擾措
吾心于至安而不搖此知致而意誠意誠而心正釋老之與

吾儒自此以前所以致力於養心養氣者固無乎不同蓋吾儒特發其凡釋老乃引其緒楞嚴道德諸書反覆數萬言皆不出脩究竟堅固之行卽吾儒操則存舍則亡之大旨也迨夫氣已盛心已正吾儒斯以脩身以齊家以治國平天下而釋老則返而歸于清淨寂滅明心見性朱子所謂其高過于大學而無用釋老之與吾儒分道揚鑣者乃在于此吾第效釋老之守眞抱一以養吾心以脩吾道而一切延年益壽生天成佛之見不使一毫雜於其間又何患途之不正而爲彼所惑哉竊嘗論之吾儒之養氣也未始不可保身而保身之事小故略而不言釋老之養氣也未始不可明道而彼以明道之事爲庸故存而不論世之人徒以元牝丹田之說見于釋老之書鄙夷不屑遂并呼吸往來造化之常運生人之主

宰亦委而去之氣且不得其歸宿而意于何誠心于何正心不能正而又安能不動乎

原氣中

韋協夢

心猶薪也氣猶火也薪舍火則不明火舍薪則無著故言不動心者必以養氣爲要而言養氣者必以養心爲功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人之氣卽天地之氣有是心然後有四體百骸有是氣然後有知覺運動有四體百骸然後有動靜云爲有知覺運動然後有仁義道德自其稟于天而言則曰命自其受于人而言則曰性道也者導而行之者也德也者得而有之者也發而爲惻隱則謂之仁發而爲羞惡則謂之義發而爲辭讓則謂之禮發而爲是非則謂之智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皆以心爲之主而心又以氣爲之運也心之應事者有

道心有人心而心之宅中者則有正而無邪有純而無駁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果能其動也專其靜也翕見之真而守之固使所爲赤子之心復其舊而反其真大學之明明德中庸之率性皆是物也又安至蔽于物而物交物哉虞書精一執中爲心學之始嗣是言心者曰以禮制心曰克宅厥心曰從心不踰矩至孟子言心兼言氣於是心之養始有入門之處此實發羣聖未發之蘊有功聖道甚深而朱子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讀書卽大學之致知格物孟子之知言靜坐卽大學之誠意正心孟子之養浩然之氣蓋約大學孟子之旨而示人以易知易從從來言心學未有如此懇切簡明者世之欲養氣以養心舍是曷法哉

原氣下

韋協夢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其人不見有
人忘物也不獲其身不見有身忘我也學至物我兩忘非主
靜以立人極何以至是靜者何心也心曷靜氣靜而心靜也
天下之至汜濫者莫如水澄其源而水自順天下之至烜赫
者莫如火徹其薪而火自息欲心之養不思所以養之之道
與養之地雖端居終日而搖搖如懸旌心究不爲吾所養
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大學言之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止者止其所也安者安汝止也孟子言之
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有事者實有所事非
徒託空言已也夫大學之言安孟子之言有事凡以正吾心
之位而已吾之心正而吾之氣順吾之氣順而動靜交養恒
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美在其中而晬然見於面盎于背

暢于四支非養心養氣能如是乎嗟乎人受造物之氣以有
吾身順而導之配乎道義血氣之氣此氣也義理之氣亦此
氣也自不善養氣者鑿喪天良倒行逆施日漓其正氣而不
顧于是高言存心養性之流攢血氣爲麤淺而置之不論不
議之列是氣本一而從而二之何如守吾之天復吾之性使
吾之氣皆爲義理之氣而不必爲之分門立類其庶乎得氣
之真也哉

湖海文傳卷十九

青浦王昶德甫輯

序

李氏易傳序

盧見曾

兩漢傳易者數十家唯費氏爲古文易今所傳之易乃費易也費長翁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頗得聖人遺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後荀慈明祖述費學亦以十篇之義詮釋經文故當時究豫言易者皆傳荀氏學九家亦以荀爲主虞仲翔注易其說六爻升降之義皆荀法也二家之業爲兩漢最故唐資州李氏撰易傳集解其三十餘家荀虞獨多先是王輔嗣易專尙黃老謂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韓康伯因之易之大義始乖六朝王氏之易與鄭氏並行自孔

顓達奉詔爲五經正義易用王氏而兩漢之學亡矣今幸李氏易傳尚存前明朱胡毛三家皆有刊本似旣迷失又多訛字余學易數十年於唐宋元明四代之易無不博綜元覽而求其得聖人之遺意者惟漢學爲長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猶存故也爲校正謬誤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鄭氏易於後以存古義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晁公武謂李氏刊王存鄭此誤解序義也爲辨而正之

談易窺豹序

王元啟

經學至宋而大明宋之爲傳註者若紫陽朱子之易義詩傳蔡九峰書傳黃勉齋儀禮經傳集解及胡康侯春秋傳其書皆是與聖經並垂不朽間爲考其源流康侯嘗親及龜山楊

氏之門朱子則龜山再傳以後之門人而蔡黃又其弟子諸家之學淵源同出龜山至龜山所自爲書則諸經皆有論述而三經義辨一書息邪放淫厥功尤著龜山者故朱南劍州將樂人也故將樂雖小邑其人士多能篤守遺經研窮訓故不屑爲詞章浮競之學蓋龜山之遺教然也明萬厯間有傅宗臯者爲其邑之令規倣漢世專門講授之法爲創五經書院立五經師各一人使之各精所業以教其弟子故明季邑中經學尤昌以余所知若揭氏之詩吳氏之書蔡氏之易彼其人皆積數十年之功力作爲成書傳之子孫至數世不改其業彬彬乎可謂盛矣揭氏詩曰讀詩旨括吳氏書曰尙書庭訓琬爰前此已有序而行之者惟蔡氏談易窺豹一書故泰甯訓導文彬所著經亂喪失百有餘年乾隆十五年其四

世孫振光始購得之驚喜如獲異寶顧念卷帙繁重力薄不能鏤板則日夜手錄以廣其傳積若干年得若干部散諸邑人且來乞序以冠其首余惟易之義難言矣子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今使言易者談理而不切于用則非開物成務之義切于用矣舉其一不見其全則無以冒天下之道必欲該舉靡遺則言與意又何以能盡也然自前代以經義取士士以帖括應有司試者非切指一時一事言之則無所據以發明其意故講說家雖明知偏舉不全之爲病而亦不得不爲經生爲帖括者稍作一隅之示此蔡君談易一書所以有窺豹之名也然君又於其書之首簡備載四聖人作易源流及卦中德體象變之旨附以王輔嗣略例及伊川龜山二先生論易之語

使學者隨文解義之外復有以窺夫廣大悉備之蘊與其變動不居之用則是書雖僅比管豹之一班善學者由是而通之卽易之全旨可因以微會矣今邑中不乏聰明穎異之士顧經學益廢不治余故備述是書顯晦之由與振光勤苦表章之意俾讀是書者知所愛重而并及諸經傳註之源流與邑中前代之故諸經師家法之相承以爲後之窮經者勸若君居官行事之詳與其畢生著述之富見于郡志儒林之傳與振光自爲序者茲不復著云

易漢學自序

惠棟

六經定于孔子燬于秦傳于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公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爲杜氏所亂尙書爲僞孔氏所亂易經爲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于賈服僞孔氏則雜

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
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
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益實錄也棟
曾王父樸葺先生嘗閔漢易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
參眾說而爲之傳天崇之際遭亂散佚以其說口授王父王
父授之先君子于是成易說六卷又嘗欲別撰漢經師說易
之源流而未暇也棟趨庭之際習聞餘論左右采獲成書七
卷自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異流同源其說略備嗚呼先君
子卽世三年矣以棟之不才何敢輒議著述然以四世之學
上承先漢存十一千千百庶後之思漢學者猶知取證且使
吾子孫無忘舊業云是爲序

前輩沈敬亭先生刻周易孔義集說成郵以示蕙田且曰吾兩人於是書有同懷蓋爲余弁一言蕙田憶雍正壬癸間在金陵志館得見先生知先生邃于易因出所輯象義日箋相質先生深以爲然後蕙田登第由翰林貳秩宗方從事五禮而先生以方伯入爲光祿卿益治易不輟每一過從見先生書帙縱橫手鈔口講皆易也又取蕙田日箋稿繕置案頭多所採擇功益勤而心益欲然今先生歸田又五年而孔義集說之刻始就回視壬子初見先生論易時已二十有餘年矣先生之言曰學易者不能舍卦爻辭以求易卽不能舍孔傳以解辭引高忠憲卽註卽經非夫子烏知易爲何語之說以爲至論吁學易之道於斯盡矣夫易於他經爲難讀義畫無言文周孔有言而不盡言諸儒千百家家自爲言故難讀也

然他經聖經而賢傳易則聖經而聖傳以經解書以傳解經
合則是而離則非固不難讀也彖畫有象至孔子而顯文周
有辭至孔子而明乾馬坤牛爲遠取近取之象失得憂虞爲
吉凶悔吝之象而凡後人之爲飛伏爲世應爲納甲爲卦氣
爲卦變非孔子之義卽非伏羲之象矣危平易傾括之懼以
終始之一旨而凡後人流于元雜于禪牽以理學附以史學
非孔子之義卽非文周之辭矣先儒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
爲文周之說此亦言讀書之法耳於文見其曠必於義會其
通不然六經之道同歸而四聖之易乃離之而不合可乎哉
楊子雲稱一園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夫易說
紛拏奚止一園之市以孔子爲師庶乎有以立之平而後之
學易者可於是乎取則矣是爲序

周易象義日箋序

沈起元

余嘗訝學易者往往過爲高論至於顯背孔子十翼而不恤也
大傳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故漢儒於象盡心焉王輔嗣乃以象言爲筌蹄則孔子所贊
幾於贅矣輔嗣固爲老莊者無怪而儒家者競宗之何歟
且輔嗣猶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自先天之說起則
言可忘無俟得象也輔嗣猶曰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後儒置象弗考則象可忘無俟得意也非從而甚之者歟余
自幼學易然以應舉故疑於心而不敢疑於手口也雍正壬
癸間晤今少司寇樹峯先生於金陵示以所輯象義日箋讀
而歎曰漢魏詳於象而疎於義宋儒精于義而略于象均得
半也是其得易之全乎是時先生猶爲諸生杜門窮經僅逾

弱冠卓然爲老儒生余心異之遂與訂交余方有志集諸家之說爲一書備觀玩旋以外宦中輟乾隆甲子內轉京卿得以暇治易而先生已由詞館陟少宗伯邸舍相望晨夕過從復乞先生日箋一書參互考訂而余之孔義集說乃脫稿是余之書實先生之書始終之也惟日箋於繫辭諸傳未及余嘗勸先生續箋成書而先生方輯五禮考未暇及也余之集說旣得先生序而先生且索余序其日箋余笑謂此授我以瓊瑤乃報以木桃可乎余竊自歎治易卅年粗得訓詁謂從此可以學易乃老將至而耄及之未能知易也邵子曰人能易乃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余觀先生立朝行己之際殆所謂善用易者夫善用易者能像象者也非忘象者也日箋之所用余烏能測之姑書此以爲報焉

易通序

程晉芳

易通者家綿莊先生之所著也其書爲目者三曰要論所以明例而解惑也曰正解則經傳之義疏也曰精義所以發難明之道也而附以占法訂誤焉噫亦備矣夫經之有解莫盛于易漢興自田何至于施讐授受皆近於正而惜其書不傳讐之同門孟喜始改師法以陰陽災異言易而焦延壽京房衍其流哀平之季而變而爲讖緯馬鄭荀虞之徒言象數者宗之時又有魏伯陽著參同契排次易卦以明行持火候之法蓋卽陳希夷之所祖述而邵堯夫自命爲畫前之易者也魏晉之間王輔嗣專以義理名家而未醇于儒伊川正之而作傳考亭繼之歸重象占而援邵氏之先天與劉牧之河圖以入于易元明以來宗之蓋自孟喜而後異說煩興其雜而

多端有如是者余嘗請于先生曰是何去而何從乎先生曰昔者聖人作易而寄諸卜筮其不罹于秦火者卜筮之爲也其晦蝕于百家眾說者亦卜筮之爲也子知十翼之所以作乎夫以剛柔九六起義以物類形體取象以吉凶悔吝繫辭者此皆詩書之所無而天下惟見爲卜筮者也自有十翼而後知易之急於人道切于人心與詩書之垂世立教不同于法而同于道乃後世之人猶欲加以術數參以隱怪是無孔子之書而後可也然則興說之紛紜可不辭而闕之哉余曰是則聞命矣若父義之有秉承比應也六位之分陰陽也二五之爲君臣也從來箋疏之家莫不視同合甲而奉若準繩先生一旦而掃除之其若天下不信何將必曰好辨也先生曰學者之蔽在敢于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先儒之說之數

端者驗之卦象既虛渺而難憑求諸十翼亦齟齬而不合今
吾之辯豈得已哉且後鄭常斥先鄭之非考亭於伊川易傳
辯論不遺餘力彼曾是以爲嫌乎先生少奉尊人祔齋公之
教以古賢自勵于書無所不讀而尤嗜經學中歲以後研精
大易幾三十年是書之作則自丙辰被薦入都始時四方之
士雲集輦下方角藝于長楊五柞之間先生獨屏跡郊南覃
思注易已而罷歸人咸怪之遂乃發二千餘年之蘊奧雍灌
莽削巉巖以與天下共由于康莊其功偉矣余忝羣從之末
側聞餘論而先生以爲知言念此書之不可以秘而不宣也
爰亟謀梓以告當世嗚呼天下大矣學者衆矣將欲沈溺于
一說往而不返耶抑謂可各出其說而遂以爲易道之廣大
耶由前之學者吾无譏矣由後之學者視易爲雜亂之藪又

惑之甚者也然則當吾世而是書出豈偶然哉

凌氏易說序

張遠覽

易不火于秦而爲之說者倍諸經隋經籍志六十餘家唐志八十餘家宋則二百餘家至今而傳者十二三學者敝神焦慮氣惴惴前瞻後顧而罕得其本根蓋說易若是之難也凌氏易說凌先生遜益之所著也先生學易不由師友但攷眾議範殊軌暴一得窮千年春秋十易草削者三紬繹鑿柄期抵于安故其爲說也洪幹纖支質扶文附鑽霧縵淵紛綸緯繡必盡其智之所及而不少留餘而其意則片言一義上下左右必緣乎象以索其情準乎理以觀于物今夫理行于天行之而必著焉故有象象著于物著之而必察焉故有易易生于心生之而必滋焉故有說易者之象昔夫子曰予欲無

言又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不及易然於諸經無說而獨易
特作十翼夫聖人心知其意可以無言而有憂焉憂焉而後
言豈得已哉今先生之爲易也疑之久故辨之晰慮之切故
言之長竭其力故不敢畏其難斯亦異乎得已不已之倫已
先生名去盈字遜益河南西華人不仕亦不授徒爲易說十
二卷云

周易知旨編序

程晉芳

晉芳非能注易者也學易旣久於漢唐以來講貫有得者好
之甚斯著之其不合者間有辨論割記於篇積以歲月遂成
卷軸將以自誨疇敢誨人獨念易經輔嗣之廓清又得康伯
仲達纂續疏解宋賢輩出大義愈明我朝安溪講肄於前
家綿莊剖晰於後凡諸秉承比應之拘牽陽位陰位之傳會

與夫互卦卦氣卦變方圓先後圖位固已一舉而空之宜乎
四聖人之心思昭揭千古矣而三十年來學士大夫復倡漢
學云易非數不明取輔嗣旣掃之陳言一一研求南北同聲
謂爲復古使其天資學力果能上逮九家吾猶謂之不知易
也況復好奇騁異志在爭名徒苦其心自墮於茫習之域不
可歎耶且六十四卦象旣備矣繫辭說卦所發揮可知矣而
學者必欲於所旣有之外闡所本無曰不知數無以知來也
噫諸君子窮極漢學果克知來也耶京傳焦學而焦謂得其
道以亡身程子謂邵子別是一種學問就令數學造極精微
尙與周孔間隔數層而況聖人所不及知者後學轉欲知之
靳勝於聖人毋乃蹈至愚之誚乎愚之爲是編也蓋欲潛窺
古聖作易之初謂人秉性以生性專而欲雜天秉理以運理

正而數奇以多欲之人遇多奇之數其能有吉無凶免於悔吝乎賢人君子有可亨之道而值至困之時其何恃而不恐乎夫是以寫憂患於文辭寄占驗於卜筮因筮以明義而全體大用不專在乎蓍卽數以知來而盡化窮神必根極乎理扶陽抑陰其大旨也履險處困其大用也其所以該六合者似奇而實平似遠而實近學者得其一節而行之修己治人恢乎裕矣晉芳雖能言之而檢束身心未能力行一二也安敢以爲教人之術乎

古文尙書攷自序

惠棟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元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

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

師說十六篇內九共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

為備伏生二十八篇大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遺書太常曰

抑此三學目尚書為備臣贊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

也三學謂逸禮尚書左傳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

書無傳之者章為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然其書已入

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

武成一篇而菽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其所逸

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詁

之學翕然皆知為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於晉世若兩

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曰為逸

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賾采

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給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

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旣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于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古文尙書考序

沈彤

辨東晉所出古文尙書之僞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云讀以今文者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之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尙書考二卷能據真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

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
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真而真其僞余惟班之執
文志卽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間領校秘書班在憲宗時典其
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按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班撰志時尙存十五篇十六而爲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爲
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乖秘書見斥然則
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真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
四篇爲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夫二
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于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
渾淆聖籍楊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况以僞亂真者故
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
之真者而後可此定字之書所由高出于羣言耶得是而後

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字之指定字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

古文尙書攷序

錢大昕

古文尙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迄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

引鄭康成所注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
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
爲武帝時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
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
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
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
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
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
經甚夫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
生闇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
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

刊行獨是編伏而未出頃宋生子尚得之江處士良庭許亟梓而傳之而屬序于余余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紉蓋謬以余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年楹書猶在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

尚書後案序

王鳴盛

尚書後案何爲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本百篇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餘四十二篇亡矣三十四篇者卽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收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

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伏書本二十八太誓別得之民間合于伏書故二十九安國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又于其中分盤庚太誓各爲三分顧命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也二十四篇者卽十六篇其目鄭具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問命二十四也自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真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亡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于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典之半充舜典皋陶謨之半充益稷改爲三十

三篇並撰孔傳益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已亡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真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亡矣予徧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析其非折中于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焉嘻草創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己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於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編予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若云有功于經則吾豈敢

讀詩旨括序

王元啟

昔王荊公爲周南詩次之解自關雎以迄麟趾篇次相承悉

有條序而河南程子之論又謂諸國之風其編次先後亦各有義是二說者皆有意聯絡全經而因端造論所主又各不同明萬厯間將樂有揭君騰蛟者以治詩名家著讀詩旨括一編取二家之說會而一之則凡十五國風二雅三頌首尾三百五篇悉爲疏通其義類之相因使讀者綱明目悉無復雜而不貫之患其亦可謂有功於詩教者乎或疑聖人之意未必屑屑於此余謂不然六經之理無所不函譬諸天體渾員隨人俯仰旁側觀之無所往而不得是故易之卦皆以覆變相從然而雜卦之外又有序卦之篇則雖不覆不變之卦亦爲曲推其所以相因之故以博極夫事理無窮之變而其說皆出於聖人卽後之人無能軒輊其間而獨有所廢又况詩之次第今所傳者自鄭齊以下與左氏所載季札所觀顯

有不同則程子之論自不爲無見而以周南詩次推之諸國中篇章次第豈盡無義類之可求而必以此爲非聖人意乎今觀是書之作雖意在貫串全經然于詩之大義往往多所發明邛之栢舟崇序說者皆以爲仁人不遇之作君以正風特首關雎因謂風之變也亦自閨門始則白毛鄭以下諸儒之說如雲消霧釋不覺自廢而朱子從列女傳定爲婦人之詩其說愈不可易其他不事掊擊而義衷至當使讀者恍然自得其解往往類此君自題其末簡有云學者循此誦習庶作者之大旨可領而篇什之次第不紊卽正變之懸殊與運會之興衰亦於是乎辨之可以想見君之所用心矣君四世孫天保恪守家學將錢板以廣其傳亟求余言爲序因爲掇其大要以冠于篇若君履歷行事之詳具在別記茲不著

毛詩補傳自序

戴震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之言詩也而風有貞淫說者因以思無邪爲讀詩之事謂詩不皆無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詩也先儒爲詩者莫明于漢毛鄭宋朱子然一詩而以爲君臣朋友之辭者又或以爲夫婦男女之辭以爲刺譏之辭者又或以爲稱美之辭以爲他人代爲辭者又或以爲已自爲辭其主漢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漢此說之難一也余私謂詩之辭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通乎其辭作詩之志愈不可知矣蔽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通乎其志風雖有貞淫詩所以表貞止淫則上之教化時或浸微而作詩者猶思挽救千萬一故詩足貴也三百皆無邪思也況夫有本非男女之詩而說者亦以淫佚之情概之於是目其詩則曰是褻

狎戲誹之箴言而聖人顧錄之淫佚者作詩自播聖人又播其箴言於萬世謂是可以考見其國之無政可以俾後之人知所懲可以與南豳雅頌之章竝列之爲經余疑其不然也宋後儒者求之不可通指爲漢人竄入淫詩以足三百之數欲舉而去之其亦妄矣今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名物字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覈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作詩之意前人旣失其傳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斷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用附於篇題後司馬氏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又曰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漢初師傳未絕此必七十子所聞之大義也余亦曰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賢婦良友之言也其間有立言最難用心獨苦

者則大忠而託諸詭言遜辭亦聖人之所取也必無取乎小人而邪辟者之巖言以與聖賢相襍廁焉